

第二卷

蓬萊宮娥

嘉興府治東石獅巷，有朱姓者，年二十餘，訓蒙為業，狀貌雖陋，而風神自雅。隆慶春，一日，道經南城下，花雨蒙蒙，柳風。展轉之間，神情恍惚，漸至海月樓西，竟迷去路。心正驚疑，忽有二女童施禮於前，曰：「奉主母命，邀先生過山。」朱曰：「素昧識荊，得非邀之錯耶？」女童曰：「至當自知，幸弗多卻。」朱與偕行。但見崇山峻嶺，路極崎嶇。夾道桃株，鳥音嘈雜。自念生長郡內，不意有此佳境。更進里許，入一洞門，遙望樓殿玲瓏，金玉照耀。兩度石橋，方抵其處。屏後出一仙娥，霞帔霓裳，降階而迎。登殿敘禮，引入內室坐定，女童進茶訖。朱才問娥姓字，娥矚曰：「妾乃蓬萊宮中人也。邀君欲了夙世之緣，不煩駭問。」頃間開宴，酒肴羅致。娥與朱促席暢飲，因制《賀新郎》一詞，命女童歌以侑觴。其詞曰：

「花柳繞春城。運神工，重樓疊宇，頃刻間成。綠水青山多宛轉，免教鶴怨猿驚。看來無異舊神京。慮只慮佳期不定。天從人願，邂逅多情。相引處，佩聲聲。等閒回首遠蓬瀛。呼小玉，旋開錦宴，謾薦蘭羹，須信是，瓊漿一飲，頃令百感俱生。且休道，塵緣易盡。縱然雲收雨散，琵琶峽，依舊鳳月交明。念此會，果非輕。

酒闌夜靜，娥薦枕席，曲盡魚水之樂。

逮晨，朱謂娥曰：「僕承款愛，甚欲留連。但家君頗嚴，不歸恐致深罪。願朝去暮來可也。」娥愀然曰：「靈境難逢，佳期易失。妾因與君夙緣未了，故移洞府於人間，委仙姿於凡客耳。正議久交，何即請去？」朱唯而止。

三日後，朱復懇歸。娥乃設宴正殿，鋪陳飲饌，比昨愈奇，且豐。勸朱酪叮。將徹時，出一錦軸，展於淨几，寫詩十絕以贈，各揮涕而別。仍命女童送朱出洞。

忽風雨暴至，雲霧晦冥，咫尺莫辨，不覺失足墮於山下。須臾，天開雲朗。乃顛撲北城岑寂之處，宛若夢覺。歸述其事，父以少年放逸，迷宿花柳中，假此自掩耳，欲責之。朱不得已，出錦軸呈父。父見雲章燦爛，信非凡筆，怒始少釋。

時求玩者甚眾，因彙詩於後焉。其一：

三山窈窕許飛瓊，伴我來經幾萬程。

好與清華公子會，不妨玄露謾相傾。

其二：

壺天移傍郡城壕，雲自飛揚鶴自巢。

千載偶偕塵世願，碧桃花下共吹簫。

其三：

海外三山十二樓，弱流環繞不通舟。

此身也解為雲雨，迢遞鸞駕攜李游。

其四：

澗水流杯出鳳台，引將劉阮入山來。

春懷何事難拘束，謾被東風吹得開。

其五：

海天漠漠彩鸞飄，爭奈文蕭有意邀。

自分不殊花夜合，含香和露樂深宵。

其六：

莫道仙凡各一方，須知張碩遇蘭香。

春風嘗戀人間樂，底事無心問海棠。

其七：

百雉斜蓮一道開，為君翻作雨雲台。

高情彷彿襄王事，宋玉如何不賦來。

其八：

湖柳青青花蒲枝，可憐分手豔陽時。

離宮謾自添離思，瞞得封姨不我知。

其九：

陽台後會已無期，眉上春雲不自知。

那更靈官傳曉令，含情騎鶴強題詩。

其十：

驅山縮地迴塵寰，從此交情事不關。

他日離愁何處慰，暫將三塔作三山。

後事竟息，軸亦尋失去。不知其為何仙也。

陶尹二君傳

唐大中初，有陶太白、尹子虛二老人，相契為友。多游嵩、華二峰，彩松脂茯苓為業。二人因攜饜餌，陟芙蓉峰，尋異境，息於大松林下，因傾壺飲。聞松梢有二人撫掌笑聲，二公起而問曰：「莫非神仙乎？豈不能下降而飲斯一爵？」笑曰：「吾輩亦人間一

水魅。僕是秦之役夫，彼即秦宮女子，聞君酒馨，頗思一醉。但形體改易，毛髮怪異，恐子悸栗，未能便降。子但安心，徐待，吾當返穴易衣而至。幸無遽舍我去。」二公曰：「敬聞命矣。」遂久伺之。忽松下見一丈夫古服嚴雅，一女子鬢髻彩衣，俱至。二公拜謁，忻然還坐。頃之，陶君啟：「神仙何代人，何以至此？既獲拜侍，願法未悟。」古丈夫曰：「餘，秦之役夫也，家本秦人。及稍成童，值始皇帝好神仙術，求不死藥。因為徐福所惑，搜童男童女千人，將之海島。餘為童子，乃在其選。但見鯨濤蹙雪，蜃閣排空，石橋之柱欹危，蓬岫之煙杳渺。恐葬魚腹，猶貪雀生，於危難之中，遂出奇計，因脫斯禍。歸而易姓，業儒，不數年，中有遭始皇煨燼典墳，坑殺儒士，縉紳泣血，簪紱悲號。餘當此時，復在其數。時於危懼之中，又出奇計，乃脫斯苦。又改姓氏，為版築。夫又遭秦皇信妖妄，遂築長城。西起臨洮，東之海曲。隴雁悲畫，塞雲煙空。鄉關之思魂飄，沙磧之勞力竭，墮趾傷骨，陷雪觸冰。餘為役夫，復在其數。遂於辛勤之中，又出奇計，得脫斯難。又改姓氏，而業工乃屬。秦皇帝崩，穿鑿驪山，大修堊域。玉墀金砌，珠樹瓊枝，綺殿錦宮，雲樓霞閣。工人匠石，盡閉幽隧，念為工匠，復在數中，又出奇謀，得脫斯苦。凡四設權奇之計，俱脫大禍。知不遇世，遂逃此山，食松脂木實，乃得延齡耳。此毛女者，乃秦之宮人，同為殉者。餘乃同與脫驪山之禍，共匿於此。不知於今幾幾甲子耶？」二子曰：「秦於今世繼正統者，九代千餘年。興亡之事，不可曆數。」二公遂俱稽顙曰：「餘二小子，幸遇大仙。多劫因依，使今諧遇。金丹大藥，可得聞乎？」古丈夫曰：「餘本凡人，但能絕其世慮。因食木實，乃得凌虛。歲久日深，毛髮紺綠，不覺生之與死，俗之與仙，鳥獸為鄰，同樂，飛騰自在，雲氣相隨，亡形得形，無情無性，不知金丹大藥為何物也？」二公曰：「敬聞命矣。」飲將盡，古丈夫折松枝，叩玉壺吟曰：

餌柏身輕疊嶂間，是非無意到塵寰。

冠裳暫備論浮世，一餉雲遊碧落閒。

毛女繼和曰：

誰知古是與今非，閒躡青霞到翠微。

蕭管秦樓應寂寂，彩雲空惹薜蘿衣。

古丈夫曰：「吾與子邂逅相遇，那無戀戀耶？吾有萬歲松脂、千秋柏子少許，汝可各分餌之，亦應出世。」二公捧受拜荷，以酒吞之。二仙曰：「吾當去矣。善自道養，無令漏泄伐性，使神氣暴露於窟舍耳。」

二公拜別，但覺超然，莫知其蹤去矣。旋見所衣之衣，因風化為花片、蝶翅，而揚空中。陶尹二公今巢居蓮花峰上，顏臉微紅，毛髮盡綠。雲台觀道士，往往遇之，亦時細話得道之來由爾。柳歸舜傳

柳歸舜傳

吳興柳歸舜，隋開皇二十年，自江南抵巴陵。大風吹至君山下，因維舟登岸，尋小徑，不覺行四五里。興酣，逾越谿澗，不由徑路。忽道旁有一大石，表裡洞徹，圓而砥平。周匝六七畝，其外盡生翠竹。圓大如盎，高百餘尺，葉曳白雲，森羅映天。清風徐吹，戛為絲竹音。石中央又生一材，高百尺，條乾僵陰為五色，翠葉如盤，花徑尺餘，色深碧蕊深紅。異香成煙，著物霏霏。有鸚鵡數千，翱翔其間，相呼姓字，音旨清越。有名武游郎者，有名阿蘇兒者，有名武仙郎者，有名自在先生者，有名踏蓮露者，有名鳳花台者，有名戴蟬兒者，有名多花子者。或有唱歌者曰：「吾此曲，是漢武鈞弋夫人常所唱。詞曰：『戴蟬兒，分明傳與君王語。建章殿裡未得歸，朱箔金缸雙鳳舞。』」名阿蘇者曰：「我憶阿嬌深宮不淚時唱曰：『昔請司馬郎，為作長門賦。徒使費百金，若王終不顧。』」又有誦司馬相如大人賦者曰：「吾初學賦時，為趙昭儀抽七寶釵橫鞭，餘痛不徹。今日誦得，還是終身一藝。」名武游郎者曰：「餘昔見漢武帝，乘鬱金揖，泛積翠池。自吹紫玉簫，音韻朗暢，帝意歡適。李夫人歌以隨。歌曰：『顧鄙賤，奉恩私，願吾君，萬歲期。』」又名武仙郎者問歸舜曰：「君何姓氏行第？」歸舜曰：「姓柳，第十二，曰柳十二。」「自何許來？」歸舜曰：「吾將至巴陵。遭風泊舟，興酣至此耳。」武仙郎曰：「柳十二官偶因遭風，得臻異境，此所為因病致妍耳，然下官禽鳥，不能致力生人。為足下轉達桂家三十娘子。」因遙呼曰：「阿春，此間有客。」

即有紫雲數片，自西南飛來，去地丈餘，雲氣漸散。遂見珠樓翠幕，重檻飛檻，周匝石際。一青衣自中出，年始十三四，身衣珠，顏甚姝美。謂歸舜曰：「三十娘子使阿春傳語郎君，貧居僻遠，勞此檢校，不知朝來食否？請垂略坐，以具蔬饌。」即有捧水精牀出者，歸舜再讓而坐。阿春因教鳳花台鳥：「何不看客。三十娘子以黃郎不在，不敢接對郎君。汝若等閒，似前度受捶。」

有一鸚鵡即飛至曰：「吾乃鳳花台也。近有一篇，君能聽乎？」歸舜曰：「平生所好，實契所願。」鳳花台乃曰：「吾昨過蓬萊玉樓，因有一章詩曰：

露接朝陽生，海波翻水晶。

玉樓瞰寥廓，天地相照明。

此時下棲止，投跡依舊楹。

顧餘復何忝，日侍群仙行。」

歸舜曰：「麗則麗矣。足下師乃誰人？」鳳花台曰：「僕在王母左右一千餘歲。杜蘭香教我真篆，東方朔授我秘訣，漢武帝求大中大夫，遂在石渠署。見楊雄、王褒等賦頌，始曉箴論。王莽之亂，方得還吳。後為朱然所得，轉移陸遜，復見機雲製作，方學綴篇什。機雲被戮，便至於此。殊不知近日誰為宗匠？」歸舜曰：「薛道衡，江總也。」因誦數篇示之。鳳花台曰：「近代非不靡麗，殊少骨氣。」俄而，阿春捧赤玉盤，珍羞萬品，目所不識，甘香裂鼻。飲食訖，忽有二道士自空飛下，顧見歸舜，曰：「大難得與鸚鵡相對，君非柳十二乎？君船以風便索君甚急，何不促回？」因投一尺綺，曰：「以此掩眼，即去矣。」歸舜從之，忽如身飛，卻墜巴陵達舟所，舟人欲發。問之，失歸舜已三日矣。

後卻至此泊舟尋訪，不復再見也。

元藏機

處士元藏機，自言後魏清河孝王之孫也。隋煬帝時，官任奉信郎。大業九年，為過海使判官。無何風浪壞船。黑霧四合，同濟者皆不免，而藏機獨為破木所載。殆經半月，忽達於洲島間。洲人問其從來，則瞽然具以事告。洲人曰：「此滄洲，去中國已數萬里。」乃出菖蒲花桃花酒飲之，而神氣清爽。

其洲方千里，花木常如二月，地上宜五穀，人多不死。出鳳凰、孔雀、靈牛、神馬之屬；更產芳帶瓜，長二丈，其色如橙，一

二蒂。有碧棗、丹栗，皆大如梨。其洲人多衣縫掖衣，戴遠遊冠。與之話中國事，則歷歷如在目前。所居或金闕銀台、玉樓紫閣。奏蕭韶之樂，飲香露之醕。洲上有久視之山，山下出澄水泉。其泉闊一百步，亦謂之流渠，雖投之金石，終不沉沒，故洲人以瓦鐵為船舫。更有金池，方十數里，水石泥沙，皆如金色，其中有四足魚。又有金蓮花，洲人研之如泥，以間彩繪，光輝燦爛，與真無異，但不能拒火而已。更有金莖花如蝶，每微風至，則搖蕩如飛，婦人競彩之以為首飾，且有語曰：「不戴金莖花，不得在仙家。」更以強木造船，其上多飾珠玉，以為遊戲。強木，不沉木也，方一尺，重八百斤，巨石縶之，終不沒。

藏機淹留既久，忽念中國。洲人遂制凌風舸以送焉。激水如箭，不旬即達於東萊。問其國，乃皇唐也；詢其年號，即貞元也；訪其鄉里，棒蕪也；追其子孫，疏屬也。有隋大業元年至貞元年末，已二百年矣。

有二鳥，大類黃鵬，每翔翥空中，藏機呼之即至，或令銜珠，或令受人語。乃謂之轉言鳥，出滄洲也。

藏機工詩、好酒，混俗無拘檢，十數年間，遍遊江表，人莫之知。而趙歸真常與藏機弟子九華道士葉通微相遇，求得其實。歸真以藏機之異備奏上，上令謁者齎手詔急徵。及至中路，忽然亡去，謁者惶恐即上疏具言其故。上覽疏咨嗟曰：「朕不如明皇帝，以降異人。」後有人見藏機泛小舟於海上，至今江表道流，大傳其事焉。

唐憲宗

唐憲宗好神仙不死之術。元和五年，內給事張維則自新羅國回，雲於海中泊山島間，忽聞雞犬鳴吠，似有煙火，遂乘月閒步。約及一二里，則見花木，樓台殿閣，金戶銀闕，其中有數公子，戴章甫冠，衣紫霞衣，吟嘯自若。維則知其異，遂請謁。公子曰：「汝何所從來？」維則具言其故。公子曰：「唐皇帝，乃吾友也。當汝旋去，願為傳語。」俄而，命一青衣捧出金龜印以授維則，乃置之於寶匣。復謂維則曰：「致意皇帝。」維則遂持之還舟中。回顧舊路，悉元蹤跡。金龜印長五寸，上負黃金玉印，面方一寸八分，其篆曰「鳳芝龍木受命無疆」。

維則至京師，即具以事上進。憲宗曰：「朕前生豈非仙人乎？」及覽金龜印，歡異良久，但不能諭其文耳。因緘以紫泥玉鎖置於帳內。其後往往見五色光，可長丈餘。是月，寢殿前連理樹上，生靈芝二株，宛如龍鳳。憲宗因歎曰：「鳳芝龍木，寧非此兆乎？」

時，又有處士伊祁玄解，鬢髮童顏，氣息香潔，常乘一黃牝馬，才三尺高，不啖芻粟，但飲醇酎，不施韁轡，惟以青氈籍其背，常遊歷青兗間。若與人款曲，話千百年事，皆如目擊。帝知其異人，遂令密詔入宮內。館於九華之室，設紫芝之席，飲龍膏之酒。紫芝席，類芝葉，光軟香靜，夏涼冬溫。龍膏酒，黑如純漆，飲之令人神爽。此本鳥戈山離國所獻也。鳥戈山離國，見班固西京賦。帝每日親自訪問，頗加敬仰。而玄解魯樸，未嘗嫻人臣禮。帝因問之曰：「先生春秋高而顏色不老，何也？」玄解曰：「臣家於海上種靈草食之，故得然也。」即於衣間出三等藥實，為帝種於殿前。一曰雙麟芝，二曰六合葵，三曰萬根藤。雙麟芝，色褐，一莖兩穗，穗形如麒麟，頭尾悉具，其中有子如琴瑟焉。六合葵，色紅而葉類於葵。始生，六莖其上，合為一株，共生十二葉，內出二十四花。花如桃花，而一朵千葉，一葉六影，其成實如相思子。萬根藤，一子而生萬根。枝葉皆碧，鉤連盤曲，蔭一畝。其狀類芍藥，而蕊色殷紅，細如絲髮，可長五六寸。一朵之內，不啻千莖，亦謂之絳心藤。靈草既成，人乃莫見。而玄解請帝自彩餌之，頗覺神驗，由是益加時禮重焉。

遇西域有進美玉者，一圓一方，徑各五寸。光彩凝冷，可鑒毛髮。時玄解方坐於帝前，熟視之，曰：「此一龍玉也，一虎玉也。」驚而問曰：「何謂龍玉虎玉也？」玄解曰：「圓者龍也，生於水中，為龍所寶。若投之於水，必有霓虹出焉。方者虎也，生於岩谷，為虎所寶。若以虎毛拂之，紫光迸逸，而百獸懾服。」帝異其言，遂令嘗之，各如所說。詢得玉之由，使人曰：「一自漁者得，一自獵者獲。」帝因命取龍虎二玉，以錦囊盛之於內府。

玄解將還東海，亟請於帝，未許之。遇宮中刻木作海上三山，彩繪華麗，間以珠玉。帝元日與玄解觀之。帝指蓬萊曰：「若非人仙，朕無由得及是境。」玄解笑曰：「三島咫尺，誰曰難及？臣雖無能，試為陛下一遊，以探物象妍丑。」即躡體於空中，漸覺微小，俄而入於金銀闕內。左側連聲呼之，竟不復有所見。帝追思歎恨，近成羸疹。因號其山為藏真島，每詰旦，於島前焚鳳腦香，以崇禮敬。後旬日，青州奏云：「玄解乘黃牝馬過海矣。」

[返回 >> 豔異編續集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